

失落的革命先声：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启示

IRPGF 对天安门事件二十八周年的回应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北京学生自发悼念刚去世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展开了二十世纪规模最庞大的一场群众自发抗争运动。学生的悼念活动在短短数天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的运动。到了五月中旬，这场学生运动已经扩展成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在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涌入北京的同时，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示威，大量工人和市民加入学生的队伍。五月二十日，政府宣布戒严令，工人市民堵塞道路阻止军队进入北京。六月三日晚上，军队开火镇压示威群众，武力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的消息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然而全国性的强力镇压造成数以千计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牺牲，数以万计的人被捕。这场壮烈的运动以失败告终。

革命的先声

这场长达两个月的群众运动，在今天往往被以下那样曲解。在一方面被中共政权扭曲为反社会主义、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革命暴乱¹，另一方面主流自由派观点将其刻划成一场非暴力的民主运动。然而无论是中共的污蔑还是自由派的忆悼，都同样地掩藏了这场群众自发运动的革命基础和可能性。我们借此文章从革命性的观点重新审视历史，并找出这段历史对今天反威权、反资本主义和反父权以及一切君尊结构的斗争有何启示。

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提出「改革开放」，确立了中共今后的统治方针—经济上逐步资本主义化市场化，政治上则继续以社会主义为名实行专制统治。经历十年的国家体制改造，学生与工人对新国家体制的不满逐渐升温，最后终于爆发成运动。学生向政府提出七条要求²，首当其冲针对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严重贪腐问题。面对经济转型和企业私有化令知识份子就业困难，学生也要求改善教育制度，改善知识份子待遇。经济改革失误、贫富差距扩大，学生提

1 北京市长陈希同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2 各高校學生代表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向中央政府遞交《請願書》，並要求國家領導人接見學子遞請愿书并国领导见

出要对领导人问责并透过民主选举改选官员。除此以外政府亦需实行新闻自由，令民间具有监察政府的能力。而相比起学生和知识份子，工人阶级对新体制的批判更激进更彻悟。虽然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通货膨胀、物价腾飞，工人工资待遇却停滞不前；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市场化、国有财产私有化、工人下岗等问题渐渐浮现。工人对于政府声称改革成功加以抨击，因为这些政策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³。中共统治集团根本就是最大的资本家⁴，过往高举「工人当家作主」口号的党早已背叛了工人阶级。

今天的中国和八九年相比，不但执政党派系权力斗争倍加严重，官僚贪污也腐败猖獗。贫富悬殊、社会动荡不安，每天发生数以百计的维权事件、罢工和骚乱。围绕著中共统治集团所组成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和民主集中制维护其资本累积；政府对公民社会、劳工运动的打压不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目前中共统治派系，自二零一五年起推行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其重点就是经济更进一步地资本主义化，减慢工人工资增长、降低企业对职工医疗养老等保障的责任和削减国有企业职位，透过强化剥削来弥补经济增长放。其实推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革命份子，确立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凶手就是中共本身。八九年的学生与工人疾呼求变，并迅速地自发组织起来，不只在今天看来具有相当的先见之明，亦为当时发生革命的可能埋下了基础。

胎死腹中的革命

改革呼声热切，北京学生迅速由零散的个别学院和行动小组集合成具有数以十万计动员能力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学运更是像野火般扩散到全国各地。更关键的是，以工人为首的广大群众受到学生感染而加入到运动行列。到了五月中旬，这场运动已经演变成动员能力数以百万计的全国性群众运动；运动行列甚至包括军人、警察和基层官员，此时此刻中共的统治根基实际上受到动摇。

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意识比学生更为先进。走上街头的工人早已同时意识到广泛团结群众斗争的必要性和成立工人自治组织的迫切性，工人不只自发地组织其他工人⁵，更主动接触学生希望组成全民抗争的阵线。五月十九日，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主张工人阶级领导民主运动，号召全国工人组织起工运，并要求政府停止打压运动否则发动全市总罢工⁶。五月二十日，政府颁布戒严令，调动大量军队开入北京和其他城市。以工人为首的人民群众并未因而退缩，反而以更积极的抵抗来回应。成千上万的群众在全国各地占领道路、架设路障，北京工人组织起「工人敢死队」阻挡军队前进。六月三日傍晚到六月四日清晨，当所谓的「人民子弟兵」将枪口对向市民，坦克碾过学生时，人民群众拼死一次又一次的架起路障，用石块、砖头和汽油弹向戒严部队还击，又纵火焚毁大量军车。

武力镇压的消息迅即传遍全国，局势在六月四日和以后数天进入白热化状态。北京市民工人在军队屠杀后继续抗争；大量军车被焚毁、新的路障不断被架起，那些不在街头活跃也拒绝向戒严部队提供补给。各地成千上万的普罗大众义愤填膺，街头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绞死邓小平」等的标语。这是工人取代学生成为抗争主力时的时候。全国大小城市都发生游行示威、封桥堵路、学生占领校园和电台并阻碍生产、工人罢工、政府建筑被示威者冲击甚至是广泛地发生纵火和暴动事件；这是运动最接近演变成革命，中共濒临对城市失去控制的时刻。然而各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未能及时整合成一个团结的人民群众斗争阵线，零散的罢工潮也没有充分地扩展和积聚下去，始终未能实现形成全国总罢工。同时地，中共不断加强其宣传战攻势，军队和警察逐步重新控制首都和其他城市的局势。群众的自发组织亦因

3 北京市工人联合会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

4 《一个工人致学生的信》，一九八九年四月个学

5 青年工人烈士吴向东写给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工友的信

6 《首都工人宣言》，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北京市工人自治会筹委会筹会

此受到铁腕打击，每天都有更多的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被捕和牺牲。发生革命的时机日渐渺茫。

血与火的教训

这场浩大的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群众对抗国家威权和社会阶级的历史性时刻，到了今天这段记忆仍然象征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由与正义的精神。对我们来说，这场运动值得检视的并非其失于从政权手上谈判出一些自由主义改革，而是其败于将那积聚了的庞大运动动能转化为一场能完全推翻政权的全面革命。我们要从历史中学习的重要课题，正是为何这场拥有革命基础和潜能的自发群众运动未能成功发展成一场人民赶走专制者、从资本统治阶手中自我解放的革命。

运动中人民群众体现了令人钦佩的自发性、动员力和战斗性，但未能及时组成团结斗争阵线，学生和知识份子要负上最大责任。这场运动虽然起自学生和知识份子对改革开放的症状作出批判，但缺乏阶级视野令他们忽视政治和经济暴力的一体两面。当尽受剥削之苦的工人要从经济角度出发参与这场民主运动、强调工人是生产的主人，学生的态度起初是冷淡甚至是拒绝的—对他们来说这场运动的目标只是纯粹的政制民主化，甚至有学生呼吁工人不要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学生与知识份子未能理解政治自由与阶级斗争之关系，而没有对工人的诉求展示团结，也未有积极协助有意识的工人去组织其他工人。因此直到武力镇压一刻，工人在运动中的角色都大多只是声援学生。同样地，缺乏团结也减低了工人参与运动的意欲并且限制了工人力量在运动中的发挥。

阻碍工人在运动中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另一个难题，却是中国工人自身的国家意识。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宣称国家的主人就是工农阶级。然而革命四十年后，国家和经济却牢牢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惟当家作主的迷思仍然在工人间根深柢固，工人仍然以建设国家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为己任。纵使广大工人对改革开放政策有所不满并感到被背叛，但大部份工人仍不愿意放弃生产走上街头。这种忠于国家的情感阻碍了工人主体意识的萌芽。在武力镇压后，工人对国家失望开始大规模的参与抗争，可见在广大工人间迅速发生意识转移也是可能的。工自联等自发工人组织未有在运动期间深入生产线播下工人自主的种子，也未能将全国各地的工人自发组织连结起来和建立起能承载大规模工运的网络，是值得反思的错误。

当中共武力镇压民主运动，北京人民群众英勇抵抗，上千名工人、学生与市民因此就义，写下了中国人民群众自由斗争历史上悲壮的一页。然而在今天这段历史却被主流自由派描绘成一场非暴力抗争。这种观点不但掩盖了一则非常血腥的教训，也隐藏了他们的非暴力抗争路线的失败：人民群众的斗争需要由人民群众自我武装起来去保卫；当敌人要来毁灭我们所创造的一切时，盲守和平非暴力原则而放弃进行武装斗争的可能性就等同自断一臂。学生领袖和知识份子强调运动要坚守和平非暴力原则，除了因为不相信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可以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而且更重要是要透过非暴力去彰显运动的正义，相信杀人政权最终会受到正义的制裁。他们从群众手上没收自卫武器，又鼓励人们把撤退和抗命戒严官兵留下的武装破坏甚至归还政府。甚至有抗命官兵表示要起义站在人民一边时也被拒绝。

侯德建、刘晓波等人在天安门广场沦陷前向在场群众说，运动已经胜利了，因为人民经已觉醒。但人民却真实地认识到专制者会为了维护其权力而不择手段；和平非暴力原则没有带来自由反而稳固了专制者的统治。二十八年过去，中国人民继续遭受无情的压迫和剥削，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也选择对此视而不见—这些国家的资本家都是中国现状的得益者。正义和解放都只能由人民群众以自己双手来实现。只有透过人民的自我武装，人民群众才有击倒奴隶主的手段。

毋忘六四革命精神，以子弹与火焰继承英烈遗志

从历史总结经验，IRPGF 认为人民群众的自身解放只能透过革命来实现。我们除了要指出缺乏阶级分析的错误以及和平非暴力路线的失败之外，我们更加要批判自由派对历史的「漂白」。八九年的这场革命之所以胎死腹中，被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甚深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有著莫大责任。在这场运动里，和平非暴力路线实际上沦为为统治阶级疏导人民群众革命情绪的机制。事实上经常被歌颂为非暴力抗争胜利的历史事件，以美国民权运动为例，其实是统治阶级在面临发生革命的危险时所才愿意作出让步。

在当下这场反国家威权、反资本主义以及反任何君尊结构的全球战争中，我们将会与世界各地活在国家威权下的民众、受资本家压榨的工人、受父权压迫的女性、被排外主义攻击的移民与难民、家园遭受侵略的原住民、被民族国家迫至流离失所的族群、遭社会边缘化和国家摧残的 LGBTQ 群体以及任何因肤色、宗教、文化或其他原因而受压迫的群落组成一个共同斗争阵线。作为革命集体，我们以在全世界散播和保卫社会革命为己任，消除国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等一切阻碍团结的所有社会建构。作为武装集体，我们要与所有受压迫、被剥削和面对灭绝的人站在同一阵线，抵抗杀人暴政、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的势力。

今天的中国，在内对拥有独特身份、语言和历史的族群施行殖民统治，在外对第三世界实行帝国主义扩张；统治阶级权力斗争极为剧烈、贪腐日益严重，剥削与暴力成为常态，有关工人权益、土地正义和环境保护等抗争不断加剧。我们认为中国将会成为这场全球战争的其中一个主要战场；当那一天来临，IRPGF 将会与中国的人民群众和所有受压迫的群落站在同一阵线，团结奋战直至胜利一刻。我们相信万人高唱国际歌的声音会再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⁷

**六四人民先烈永垂不朽！
以子弹和火延续革命精神！
人民自主水平组织万岁！人民自我武装万岁！人民革命万岁！**



国际革命人民游击队
IRPGF

⁷ 文章参考资料：张良《中国「六四」真相》、香港工会教育中心《工人起来了-工人自治联合会运动 1989》、吴仁華《八九天安門事件大事記》、蔡淑芳《我的六四見證》吴华门记见证